往事如风

# 煤油灯下映半生

●乔永斌

走进集宁区察哈尔民俗博物馆，一件件落满尘埃、锈迹斑斑的旧物件映入眼帘。那些上世纪的耧犁耙种、锅碗瓢盆等生产生活用具，看得我倍感亲切。

直到我走到一盏带着灯碗、连着灯杵的煤油灯前，我的脚步再也挪不动了。我端详着，这盏灯太像当年我家那盏煤油灯。我的思绪顿时被拉回到了五六十年前，儿时的往事，如同电影一般，在我的脑海中浮现……

**童年：煤油灯下母亲的身影**

1959年初秋的一个夜晚，我在家里那盏昏暗的煤油灯下呱呱坠地，来到人世间。自此，截至1979年我考入乌兰察布盟师范学校，这盏煤油灯陪伴了我整整二十年，七千三百多个日日夜夜，它见证了我的成长和点点滴滴的过往。

我出生在一个农村小学教师家庭，上有三个姐姐、一个哥哥，后来又添了一个妹妹。那时候日子虽然清贫，可内心却无忧无虑，满是简单的快乐。

我的母亲是典型的贤妻良母，她温柔善良，勤俭持家，格外能吃苦。白天忙完地里、家里的活计，夜里依旧不肯歇息，常常挑灯夜战。

秋天，昏暗的油灯下，母亲拿着木棒，“扑嗒扑嗒”地敲打着孩子们从野外寻来的麦穗、谷黍穗，把零星的粮食积攒起来，补贴家里欠缺的口粮。

冬日漫漫长夜，门外寒风呼啸，母亲在煤油灯下，为我们缝制衣服鞋帽。长年累月的辛勤劳作，让她的双手裂开了一道道血口子，手上缠满了医用胶布。

**求学：煤油灯下煎熬的夜晚**

1977年，距离我高中毕业还有一年，当时我在化德县德包图完小读高中（当时每个公社都在小学设高中）。

一天，物理老师杨继虞把我叫到办公室，关切地问我毕业后有什么打算。我迟疑了片刻，思索后回答：“没有什么打算，像我这样出身不好的人，能干什么？当兵不行，上学得不到推荐，最多当个民办教师。”

杨老师语气沉重地对我说：“你以为民办教师就好当吗？回家和你父亲商量，从现在起，跟我学修收音机吧，往后也能混口饭吃。”

征得父亲同意后，我便跟着杨老师学习修收音机。老师递给我一本《怎样修收音机》和一台坏了的半导体收音机，让我对照书本辨认各类零件，一个月下来，我基本熟悉了收音机零件的位置与功能。正当我准备深入钻研下去的时候，消息传来，高考恢复了！

我决定放弃学修收音机，全身心投入到文化课的复习中，备战高考。

1978年，我参加了高考，结果以六分之差落榜，教导主任赵佶劝我：“我写封信，你去教育局找招生老师查一查分数。”

回到家中，我把这件事告诉父亲。父亲说得干脆：“没考好，查分有什么用？”十九岁的我想不出更多，认同了父亲的话，决定沉下心复读一年。

父亲赶到化德二中，帮我联系复读事宜。学校查阅了我的高考成绩，还有当年全盟中学生数理化竞赛中全县第二的记录，同意接收我复读。然而在当时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下，我很快被人举报，称农村学生到二中复读，挤占了城里学生的教育资源。无奈之下，我只能回家自学。

考虑到没有老师辅导，我决定放弃高考，冲刺中专。

一心盼着早日考上的我，生怕招生政策再变。我没日没夜地刷题、答卷、背诵知识点，在烟雾缭绕的煤油灯下，熬红了双眼，熬瘦了身形。有一回，学着学着就沉沉睡去，煤油灯的火苗烧破了我的衬衫，灼痛肩膀，我才猛然惊醒。

一年咬牙苦读终有回报，放榜之时，我以334.5分的成绩，夺得全县中考榜首。

**报考：煤油灯下的人生抉择**

中考分数公布第六天，就要填报志愿。这一夜，对于我和父亲来说，都是个不眠之夜。

父亲对着那盏煤油灯，“吧嗒吧嗒”抽着旱烟，眉头紧锁，反复思量。我躺在床上，彻夜难眠，人生走到关键路口，内心万般思虑。

五更时分，我起身小解。父亲语重心长地对我说：“依我看，还是填报师范吧。”

我当即回绝：“我不读，不想重复你的老路。”父亲一声长叹，不再多言。

第二天填报志愿，我在第十六志愿填报了乌盟师范学校化学专业，想着毕业后能留在县城。可因为色盲，化学专业没有录取我。后来，我被乌盟师范学校商都分校录取。煤油灯下父亲建议我读师范的心愿，终究成了现实。

这是个条件很差的中专学校，它坐落在商都县东部，蒙古语中意为寂寞营，曾关押过战犯。这里十分偏僻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，只有一座孤零零的学校，想吃一顿莜面，都要去邻村村民家中花钱讨要。春、秋、冬三季风沙肆虐，大风刮起来，课都没法正常上。

刚入学时，见到学校这般状况，我懵了。理想与现实的巨大落差，冲击着我的心灵。想起父母一年来的精心照料，想起自己煤油灯下365个深夜的奋战，我心碎了，流泪了！我反复纠结：是退学明年再考，还是留下来勉强读完？进退两难之时，我写信给还在做民办教师的大姐，请她帮我拿个主意。大姐一封接一封来信，苦口婆心劝导我安心读书，毕业后再做规划。

就这样，我坚持读完师范，走上了工作岗位。然而正是这所毫不起眼的学校，彻底改变了我的命运，让我实现了从农民到干部身份的转变，改写了我的余生……

如今，家里那盏煤油灯早已不见踪影，可煤油灯里的故事，却不会熄灭。它将永远留存在我的记忆里，让我笑，令我哭，使我怀旧，催我反思。那些有趣的往事，常常被我当作珍贵的故事，讲给孩子们听。

乡村乐事

# 院角南瓜香

●陈德永

南瓜是乡村里最常见的瓜菜，总是让人无端想起故乡的黄昏。

院边的一块空地，或一堵断墙下，或田埂坡地，都是种南瓜的地方。春天到时，菜园又翻整一新，点下黄瓜、四季豆还有辣椒的种子，扛着锄头准备回家，才想起该种一窝南瓜了。南瓜籽原是挂在墙上的，把那钉子上的一包包籽种从墙上取下来，解开来一一翻看，却不见南瓜籽。这才记起那一包南瓜籽似是随手放进橱柜下的哪个缸子里了。找着了南瓜籽，用一个葫芦瓢盛着，扛一把锄头，走到哪里，见有空地荒地，就一锄头下去，挖一个窝，用手拈几粒南瓜籽，丢进去。随手丢下的种子，便开始了与土地最朴素的相守。

南瓜性喜阴凉湿润，种在背阴处正好。一场畅快淋漓的大雨后，便不用再浇水了。南瓜苗迅速伸出长长的茎节，叶子疯长，硕大如盘，青绿如翡翠，顺墙根铺开一带绿幔。开始还把它们往墙根处理顺，后来忙，也是长势太快，我也没料到这些南瓜秧会将整个院子占满。

尽管如此，满院绿意只容侧身过，藤蔓却悄悄爬过了门槛。茎节扎了根，撩过去一半也起不到作用，索性放任。因为这些南瓜，我没少被埋怨：种一棵够吃就行了，这么多碍事。埋怨归埋怨，我却舍不得拔掉一株。满院蓬勃生机，看着就欣喜。劳作之余，增添几分情趣。下班回到家，进门满眼鲜绿，清爽温馨。

南瓜花是土黄色的，擎在叶子上，不张扬。待花开始打蔫儿了，扒开叶子，拇指大的小南瓜便一个个躲在阴凉里和你捉迷藏。并不是所有蔫了的花都结了果，也有一些是不结果的，在我们这的方言里叫作“谎花”，书面语叫雄花。我眼拙，总分辨不出，母亲却一眼就能认出。有一回我非要自己挑，结果把一朵雌花摘了下来，母亲心疼得直跺脚，却没有责骂，只是把那朵花轻轻放回叶底，说“让它再长长看”。而那些谎花，母亲会在它们尚未打蔫儿时一朵一朵摘出来，蘸了和好的白面糊糊下了油锅炸，一盘色香味俱全的南瓜花就成了我们口齿留香的美味。

在乡下，南瓜有两种普遍的吃法，切成块煮粥，或者做南瓜馒头，也有人家拿它和土豆炖成一锅汤。母亲最喜欢做南瓜馒头，不仅好看，而且吃起来格外香甜。她总说，南瓜是救过命的吃食，不能糟践。蒸熟的南瓜打成泥，掺进面粉、白糖和匀，加入酵母发酵一个小时，就可以做馒头了。母亲手巧，揉出的面筋道，蒸熟的馒头金黄金黄的，惹人喜爱，吃起来更是美味无比，有南瓜的甜糯，也有面粉的麦香。谁家蒸了南瓜馒头，那清香就会顺着袅袅的炊烟传遍四邻八舍。这熟悉的香甜，也深深烙在记忆里，总在远行时悄然入梦。

南瓜是贴近生活的作物，是乡野最常见的可做菜可当饭的吃食。在那些青黄不接的岁月里，不管是南瓜花、南瓜叶，还是成熟的南瓜，都养活了无数人紧巴巴的日子。南瓜也因好种植、好成活，成为乡间最醉人的风景，那朴实而真切的香甜，总在起灶的清晨，准时氤氲开来。



大地之秋 汤青 摄

诗词写意

# 驭 风 辞

## ——献给乌兰察布的长歌

●王剑锋

**序章 风之默语**

乌兰察布呵
你曾是一阕被长风撕碎的诗篇——
“一年一场风，从春刮至冬”
苍穹下无一张纸页能在这里从容合拢
千百年来的风之咒缚
套牢着这块土地和土地上的人们
沙砾磨钝了牧歌，霜雪封缄了远梦
唯有敕勒川的阴山
默默守望这片被风鞭笞的土地
谁能料到，千年之后，正是这同一阵风
将托起硅的星河、电的长虹，让世界侧耳聆听
这来自北纬四十二度高原上——绿色的雷鸣

**第一章 风之咒缚**

这风，自远古的旷野霍然起身
携西伯利亚的凛冽寒刃
非慈非暴，亘古不息
如一句咒言，在莽原上奔突不歇
春时，它席卷蒙古国南戈壁的苍黄
将本该湛蓝的天穹蒙上一层赤黄的尘障
沙暴让农人双目难睁，愁咽难言
唯将希冀深埋泥土，却任风卷尽残根
夏日，它驱散南来的氤氲
云霓途经乌兰察布皆绕道远行
马铃薯蜷缩如拳，莜麦垂首折腰
牧人凝视干涸河床，让叹息飘入云层
秋天，它拂尽天地间残存的温存
原野的牧草未及结籽
即被削剃为萧瑟的残茬
大地只能无奈地迎接寒流的前锋
寒冬，它裹挟刺骨的严寒
将空气凝为铁石——凛冽而酷寒
牧鞭在风雪里折断成碎响
暴风雪抹尽了村庄道路，唯留下银白的痕
长者慨叹——
乌兰察布的风呵
你辜负了这方热土上每一个战天斗地的人

**第二章 风与人的鏖战**

乌兰察布之子，皆握草根降生
与风搏斗绵延数代，早已刻入血脉之中——
“草木经”铭刻于每片退耕还林的坡地
树苗方昂首，即被风压成了弯弓
“三亩田”垒石筑坝，修葺梯田
一场风沙，都被埋没在洪荒之中
“进退还”令大地暂得喘息
然风仍嘶吼，如不知倦怠的恶龙
非是我等不勇毅，实乃此风太狂狷
击之一拳，退避三舍
转身之际，却又覆涌
我们在冻土上冥想，在沙暴中诘问：
乌兰察布，何时能绽现出富饶的晨光？
其实苍天早在远古的岩画中刻下偈语：
只待一个时机，让所有苦难换作勋章
只待思想的闪电，劈开千年的愚妄

**第三章 风的觉醒**

直至某日，京华之音如曙光照临
“新质生产力”之号角劈开千年风障
乌兰察布人蓦然识得风的另一种语言——
乌兰察布的风啊，原非诅咒，实乃宝藏
当第一批勘探者的脚步踏上四子王旗的沙戈荒
他们听见的不是风沙的呜咽，而是绿电的合唱
银白的风机拔地而起
每一座，都耸入云霄
在山巅从容舒展臂膀
却比松柏更坚韧，比白杨更轩昂
这便是沙戈荒大基地的方阵
强劲的电流，在高原胸膛里激昂跳荡
当大数据的楼群如雨后春笋般挤满了平地和山梁
机房在冻土上生长，幕墙倒映蓝光
算力澎湃，但机柜最惧热浪
严寒的冬夜却能够凝结出黄金般的算量
风与冷在变压器里握手，结下共赢的盟章
夏天也无需空调，推开窗便有风拂厅堂
还有绿电直连，源网荷储一体化……
这都不是神话
这是乌兰察布人用风写在蓝天上的诗行

**第四章 风之利刃**

曾经诅咒的，如今被亲吻在脸庞
曾经畏惧的，如今被拥抱入胸膛
原来那席卷乌兰察布的长风啊
始终等待你换一种耳识聆听——
它驱散水汽，却携来干爽机房的清凉
它携至酷寒，却馈赠永不枯竭的电量
它曾盛满了冰霜，而今点亮比特的星河
劣势翻转即为优势的锋芒
风仍是那阵风，不改其狂
人却已换新思，不再迷惘
非我等战胜狂风，乃我等学会乘风破浪
风驯化为流动的翼，寒锻造成无形的刃
你看那风机上每一片叶片的旋转
都在为大模型的一次推理输送能量
你听那变压器里每一度绿电的奔涌
都在训练神经网络突触的生长
草原与云端在此相互守望
这便是长风对乌兰察布的馈饷
这便是新时代赋予驭风者的无上荣光

**第五章 感恩与鸿誓**

此般种种，谁人馈赠于这蛮荒
非关气运，非属偶然
乃党中央把“新质生产力”的火炬高扬
递入乌兰察布人手中，照亮前行方向
吾辈方彻悟——
风，为资财，非窘瘠
寒，为珍宝，非灾殃
沙戈荒上，亦能长出数字经济的栋梁
“十五五”的号角震响九霄之上
“1571”部署如北斗七星成行
吾等将风谱作华章，将算力铸为金光
将刺骨的风，酿成最醇的酒
将旋转的叶片，化作最壮阔的时代交响
将每一度绿电，织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锦绣
将每一次运算，汇入民族复兴的磅礴巨浪

**终章 风之誓约**

乌兰察布的风犹在吹
然其所歌已是颂曲而非哀腔——
“我曾掩埋尔等路途的救包
今我为尔等运送数据之川流浩荡
我曾冻僵尔等握犁的双手
今我为尔等照亮未来的方向
我曾以沙砾抽打每一扇紧闭的门窗
今我驱动叶片，为智能时代供电发光
从今往后，我唯持一种方向
那便是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星辰瀚海里
义无反顾，永不停航”
当晨曦再度染红辉腾锡勒的毡房
格根塔拉的草尖挂满露珠的晶亮
我们终于与这严酷天地和解
乌兰察布重新定义
自己在大数据时代的名片——
大风，起兮！吾等，业已整装
且看这恢宏的风之交响
正从乌兰察布大地
传遍神州，传向寰宇八荒！